

試論戰國文字中「射」字構形依據及演變過程 ——兼及「奴」字與「夬」字訛混現象分析

柳 洋

（廣東）廣州美術學院

廖丹妮

（廣東）卓越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通過梳理從甲骨文到戰國文字中「射」字的不同構形，分析出戰國文字中「射」字存在繁體「𠂔」與省體「𠂔」「𠂔」的不同構形。其次結合學界對於「夬」的構形分析找出其與「射」字含義的關聯。而後對戰國時期及秦文字中「弩」字的字形進行了相關的討論；進而引出「夬」與「奴」在戰國文字（特別是璽印文字）中存在訛混的現象，並對部分前人考釋的璽印提出了新的考釋意見。最後結合前文討論的內容，參考《字源》及吳振武先生的研究成果，初步繪製出「射」字自甲骨文到戰國文字的演變軌跡。

關鍵詞：戰國文字、射、夬、弩、訛混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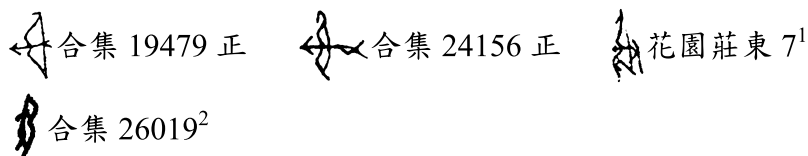
The paper based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haracter “射” from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to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alyze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the Character “射”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are unsimplified character “𠂔”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 “𠂔” “𠂔”. Besides, considering

about the analysis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aracter “𠂔”, we found the link between the Character “𠂔” and the Character “射”. What’s more, we research the configurations of the Character “弩”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system. So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mistaken confus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 “𠂔” and the Character “奴”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specially in the seals, according to which we proposed some new opinions on some seals. Finally, referring to the book *The source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research of Professor Wu Zhen-wu, we describ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射” from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to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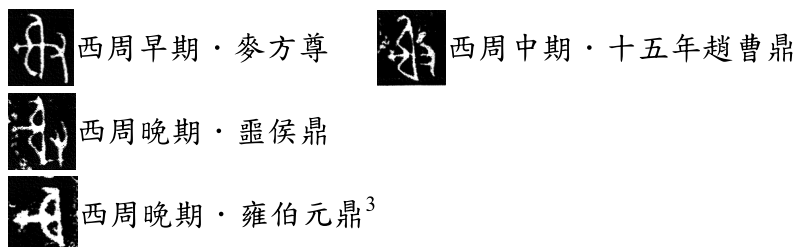
Key words: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haracter “射”, the Character“𠂔”, the Character“弩”, mistaken confusion

一 戰國東土文字中「射」字的不同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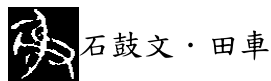
現可知「射」字最早見於殷商甲骨文，字形作：



後見諸西周金文，字形作：









春秋時期秦文字作：



所見「射」字諸體皆為从弓从矢从又（或省又）的會意字。

何琳儀先生曾指出：

射，甲骨文作（乙七六六一）。从弓，从矢，或加又作（靜簋）。秦系文字承襲金文中加又旁之射，弓與矢誤合為一體譌作身形，為篆文所本。六國文字承襲不加又之射，从弓，从倒矢（箭之初文），《說文》則其譌變。楚系文字射或釋弣，不確。鄂君啟節逆作，射作。偏旁有別。⁴

¹ 字形採自劉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頁333。

² 字形採自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3月），頁971。李宗焜先生將此字隸定為「弣」，未歸入「射」字。此字文例惜殘，作「甲申卜，旅，貞其宜弣（後殘，似存「方在」二字）」，將「弣」釋為「射」似可。


³ 字形採自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頁670-671。

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頁550-551。

甚確。

下面我們來對應「射」字的不同構形，具體分析一下：

一 西土秦文字「射」字構形：

 睡虎地·日甲 73 背

 睡虎地·秦律雜抄 34

 龍崗 91


 秦印編·王射⁵


石鼓文中《田車》篇之「射」字尚存有西周金文子遺，至簡帛及璽印文字，則如何琳儀先生所言「弓與矢誤合為一體譌作身形」，⁶所从之「又」則如劉桓先生言「被加一短畫成為『寸』」。⁷


二 東土六國文字「射」字構形：

楚文字中「射」字作：

 包山 38


 郭店·窮達 8


 上博三·周易 44

 戰國中期·鄂君啟舟節

正如朱德熙、李家浩二位先生所指出从弓从倒矢，⁸可從。

近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亦見有一从弓从夊之字，字形作：

 清華貳·繫年 64

 清華陸·孺子 7

整理者分析為「𠂔」，疑為「射」的表意字，清華簡中有「射」字作「𠂔」⁹「𠂔」¹⁰；「𠂔」從夊聲，讀為同在見母月部的「价」，……。一說「𠂔」為「射」字異體，指射手。¹¹對於《孺子》篇中「𠂔」字，馬楠、何有祖、王寧諸先生皆以為「射」，¹²

⁵ 字形採自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4月），頁826。

⁶ 同註4。

⁷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471。

⁸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2月），頁196。

⁹ 此字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中《赤駱》篇簡1所見。


¹⁰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頁166，註〔八〕；


¹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3月），頁107，註〔二〇〕。


¹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年4月

可從，而於其構型未作進一步說明。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中《祝辭》一篇三見一从弓从夊从矢之字，字形作：

 清華叁·祝辭 3

 清華叁·祝辭 4

 清華叁·祝辭 5

整理者將該字隸定為「𢇛」，分析為「楚文字『射』作『𢇛』，『𢇛』疑為其繁體。」¹³
該書《赤鰭之集湯之屋》中亦見如下字形：

 清華叁·赤鰭1

其構形同於《祝辭》中「𢇛」字，而「矢」形正倒有別。

將上述三種構形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關係，即將「𢇛」字視為「射」字繁體，而「𢇛」與「𢇛」為「射」字省體。





二 「夊」字構形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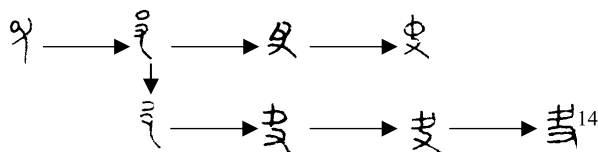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夊，分決也。从又、巾，象決形。」不確。當如何琳儀先生所言：

《說文》「夊，分決也。从又，巾，象決形。」關於「夊」的構形及本義，清代學者多有揣測之辭，茲不具載，詳《說文詁林》。朱駿聲云「本義當為引弦彊也。从又二象彊，丨象弦。今俗謂之扳指，字亦作夊，《周禮·繕人》夊拾。注，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箸右手巨指。以夊為之。《詩·車工》夊拾既攸。釋文，夊本作夊。」朱氏根據小篆分析字形，殊不可據；但以「夊」為「夊」之初文，十分正確。《集韻》「夊，所以闔弦者。」「夊」从「又」，「夊」从手。「又」、「手」本一字分化，故「夊」與「夊」為古今字。《廣

16 日；何有祖：《論清華六短札（三則）》，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24），2016 年 4 月 19 日；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¹³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12 月），頁 165，註〔一六〕。

甲骨文正像右手套扳指之形，屬於所謂「借體象形字」。扳指有「如環無端」和「扣環而缺」兩種。上文所引《集成》箸錄曾侯乙編鐘「𠂇」所从屬「如環無端」，屬「如環而缺」。上文所引漢《縱橫家書》𠂇亦屬「如環而缺」者，後來被小篆所承襲。或囿於小篆以為「𠂇」下「又」，从「攴」殊誤。「𠂇」的體演變列表如次：



我們認為，𠂔是由○和彡兩部分組成的，象人手指上套著一枚圓圈，是一個合體象形字。結合𠂔和从𠂔諸字在古書中的用法看，𠂔的形義應是射箭時戴在大拇指上，用以鉤弦的扳指。¹⁵

象形字。像右手手套著扳指之形。典籍作「決」、「𢶏」等。「𢶏」是拉弦射箭時套在拇指上的骨質器物。《集韻·屑韻》：「𢶏，所以闡弦者。」說的正是「𢶏」的本義。《說文》據訛變的字形說其形、義，說「从又、𠂇，象決形」，本義是「分決」等等，顯然是不對的。其實秦漢文字「𢶏」字多如𢶏、𢶏，從環狀而不從《說文》所說的「象決形」的「𠂇」。《詩·小雅·車攻》：「決拾既攸。」陸德明釋文：「𢶏，本又作決，鉤弦也。」朱熹集注：「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左手大指，所以鉤弦闡體。」可證「𢶏」的本義是扳指可信。¹⁶

15 趙平安：〈夊的形義和它在楚簡中的用法——兼釋其他古文字資料中的夊字〉，《新出簡帛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頁333；原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探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7年10月）。

¹⁶ 同註7，頁222。

可見，「夊」字會鉤弦之意，故亦與「射」之動作相關。

三 「弩」字構形分析

《說文解字》：「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从弓奴聲。」《戰國策·韓策一》：「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溪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外。」可見弩於戰國時期已廣泛應用於戰爭。至今我們正式考古發掘中發現最早的較完整的弩，是河南省洛陽市中州路出土的戰國中期的弩，亦可為證明。「弩」字據現有出土文獻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秦簡、秦璽及三晉璽印皆有出現，吳曉懿先生曾指出：

發弩，下設左、右發弩，常見于秦、晉軍隊中的一種職官名，地位在尉官之下，職司與《周禮》的「司弓矢」相類似。…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南郡有「發弩官」，顏師古注：「主教放弩也。」按：發弩官，非作戰時為教習弓箭的武官，職位並不顯要。¹⁷

此職官名見於秦璽及秦封泥，如：



發弩



發弩





淮陽發弩

衡山發弩¹⁸

為方便觀察，我們將其中的「弩」字單獨列出：



「弩」字从弓奴聲，其中第一體「弩」所从之「弓」橫置，作「」，秦陶文亦有之。《龍崗秦簡》中所載「弩」字，其所从之「弓」幾已近訛為「人」，作「」。

睡虎地秦簡中《秦律雜抄》篇亦見有「發弩」：

¹⁷ 吳曉懿：《戰國官名新探》（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頁49-50。

¹⁸ 圖片採自徐暢：《古璽印圖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7月），頁18。

任灋（廢）官者為吏，貲二甲。·有興，除守嗇夫、段（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貲二甲。·除士吏、發弩嗇夫不如律，及發弩射不中，尉貲二甲。·發弩嗇夫射不中，貲二甲，免，嗇夫任之。·駕騶除四歲，不能駕御，貲教者一盾；免，賞（償）四歲繇（徭）戍。除吏律

整理者指出：

發弩，專司射弩的兵種，見戰國及西漢璽印、封泥。發弩嗇夫係這種射手的長官。¹⁹

然其聲符「奴」所从之「女」結構明顯，無存爭論。

此職官名亦見於三晉古璽，如：



古璽彙編 0114·左發弩



珍秦齋藏印·戰國篇 15·左發弩



古璽彙編 0113·左邑發弩



古璽彙編 0115·堽（鄆）城發弩



古璽彙編 0116·榆平發弩

其中「弩」字分別作：



所从之「弓」與「奴」為左右並列。或有作「強弩」職官名，如：



古璽彙編 0096·邛（代）強弩後將



古璽印圖典 4657·強弩嗇夫

¹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頁79。

其中「弩」字分別作：

𠂔 𠂕

其聲符「奴」多作上下結構，作「𠂔」，其所从之「女」尚存其形，然「榆平發弩」、「邲（代）強弩後將」中「弩」所从之「奴」幾訛寫為「夬」，作「𠂕」、「𠂖」。

「弩」字亦見諸戰國早期之涑鄴戈，作「𠂔」（摹本：𠂔），字形為从弓女聲，作「𠂔」。

四 「夬」與「奴」形近訛混現象

戰國文字中「夬」作：

𠂔 仰天湖 15 𠂔 包山 260 𠂔 郭店·語一 91 𠂔 上博四·采風 3
𠂕 睡虎地·秦律 157 𠂕 睡虎地·雜抄 27 𠂕 睡虎地·日乙 197
𠂖 睡虎地·日乙 200

「奴」字作：

𠂔 高奴權 𠂔 璽彙 0094 𠂔 上博四·采風 1 𠂔 貨系 1719

此二字於獨體字中分別明顯。然作為偏旁出現時，則偶見訛寫、混用現象。上文所言三晉璽印中見有「發弩」、「強弩」之職官名，與「弩」字形近之字亦見於三晉私璽首字，如：

𠂔 古璽彙編 2752

𠂔 古璽彙編 2753

用作姓氏。何琳儀先生以為：

晉璽「弩」，讀奴，姓氏。盧奴，地名。水黑曰盧，雍而不流曰奴，居于此者以為氏。見《姓氏考略》。²⁰

徐暢先生以為：

古代有專門從事製造弩的人。該氏當屬以技為氏。²¹

《古璽彙編》及《金薤留珍》中又載有下揭三晉璽印：



古璽彙編 2882






金薤留珍

首字闕釋。²²吳振武先生將該字隸定為「尉」，讀為「謝」。²³湯餘惠先生將該字隸定為「廢」。²⁴湯志彪先生從湯餘惠先生隸定，讀為「謝」。²⁵在此亦作姓氏。《盛世璽印錄·續壹》中載有下揭三晉璽印：



盛世璽印錄·續壹 034

編者將首字隸定為「譔」。²⁶

我們以為，「」字當隸定為「弑」，「」字則當隸定為「廢」為佳，「廢」為「弑」之繁構，可依吳振武先生讀為「謝」，而「」字當隸定為「譔」，此處亦讀為「謝」。秦系古璽中見有「謝慶」、「謝盛」等印。

《鐵雲藏印》中載有下揭古璽：

²⁰ 同註 4，頁 560。

²¹ 徐暢：《古璽印圖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 7 月），頁 317。

²²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頁 274。

²³ 吳振武：《燕馬節補考——兼釋戰國時代的「射」字》（太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論文，1990 年 11 月），頁 5。

²⁴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632。

²⁵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1383。

²⁶ 吳硯君主編：《盛世璽印錄·續壹》（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 年 8 月），頁 49。



首字右上所从近「女」，施謝捷先生將該字隸定為「𡗗」，讀為「射」。²⁸吳振武先生同此隸定，並以為此字為「射」字古體。²⁹徐暢先生亦從此說。³⁰湯志彪先生則將該字隸定為「𡗗」，讀為「謝」。³¹施先生釋文可從，然隸定不確，據上文分析可知該字當為「𡗗」之省體，讀為「射」，表示司職公射之館。³²

三晉璽印中見有：



古璽彙編 1786



古璽彙編 1037

其末字多釋為「痲」，不確，依上文分析當隸定為「疾」為佳。「疾」字《說文解字》釋為「癘也」，「癘」則釋為「口喎也」。

五 「射」字構形分析

《說文解字》：「射，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射，篆文𡗗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我們知道，其中「身」當為「弓」形之訛，源自秦簡。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亦多見弓、弩連用情況，如：

弩、弓二，皆又（有）□。 五里牌楚簡
亡人挾弓、弩、矢居禁中者。 龍崗秦簡 17

《說文解字》：「射」字分析中有「弓弩發於身」者，據楚文字射字作从弓从矢之「𡗗」，疑可推知，「射」又可作从弩从矢之形作「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²⁷ 同註 18，頁 262。該印又見羅福頤先生一九三〇年所著《古璽文字徵》附錄 22 下和 25 上。

²⁸ 施謝捷：《古璽匯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頁 112。（指導教師：黃德寬教授）

²⁹ 同註 27，頁 4-5。

³⁰ 徐暢：《古璽印圖典》（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 7 月），頁 262。

³¹ 同註 25，頁 769。

³² 對於此印第二字釋讀，參李家浩：〈戰國文字中的「宀」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 月），頁 245-276。

簡(叁)》中《祝辭》及《赤牀之集湯之屋》篇中「射」作「𦏧」。據上文知，「𦏧」為引弓鉤弦所用扳指，「弩」則為「弓有臂者」，二字皆與「弓」相關。且二字字形相近，或可訛寫。

《字源》中劉桓先生曾把「射」字繪成一演變圖，³³今據上文所述將其所涉先秦「射」字演變補充如下：³⁴

𦏧 — 𦏧 — 𦏧 — 𦏧 (𦏧) — 𦏧 (𦏧) 該字為《說文》古文，所从「矢」本自東土文字)

——此為西土文字演變順序

𦏧 (𦏧)、𦏧 — 𦏧 — 𦏧 (楚系)、𦏧、𦏧、𦏧、𦏧 (晉系)、𦏧 (燕系)、𦏧、𦏧 (齊魯)

——此為東土文字演變順序³⁵

附記：

本文在初稿撰寫完成後得到陳師偉武先生的指導，提交後又得到審稿專家的諸多建議，諸位老師對本文的幫助甚多，以致謝意。

³³ 同註 7。

³⁴ 其中涉及燕系、齊魯文字中的「射」字構形，同註 23，頁 8。

³⁵ 燕系、齊魯文字中「射」字構形參吳振武先生文章分析。同註 23，頁 6。